

高平村先生編著

蔡牙氏

傳略

吳敬恆題



蔡子民先生傳略

高 翁 朱 吳 王 蔣
乃 文 家 敬 雲 夢
同 灝 曄 恆 五 麟

編 著
校 閱

商務印書館印行

蔡先生遺墨

此函係二十七年秋蔡先生致本書筆者函爲文存傳記事

乃同錄先生遺墨於十月一日

意爲稿誌 先生教士海內外其職業爲有補於
育青年者甚多其書多與者同爲此年所
錄時有少破紙心應付而餘紙亦不多見其
題乃爲平、昌、天、地
而大各錄件 竟在送離兩全教場施昌騰感佩
自付困於故紙不通於旅外中之半端（年考
書改而免其工作此時）（稿）故監事、德體思、此

(溫敏詩書) 乃為室

已得三篇書尾在王雲玉先生要亦用此些紙樣
後商高麗時中(一則書數本多)其紙寫完時而述(二
對聯權乃制乃歸)室中人彼不意重於題文為之上者
欲中別撰一篇跋語、自於別又得在藍棉神本而意
文存各為集附卷者、得此紙用集附或民國元年

有諸君能為之知、持言特勝世有有題碑者亦仍、為
君大為當此過則在王雲玉端以作、此紙在稿者界時能
隱者能然、身處如有此等、文件而索印走碑亦
是一條、有、一、掛印充宜也

文之動且、文為時年、許身、沙、印亦上、完全仍為
元之編制品略(和排為差乃品、洲以中)其是碑卷
以、自、為、何、後、人、疏、而、文、極、是、亦、亦、自、近、如、概、者、在
元、和、而、書、亦、有、自、於、楚、南、蔡、故、半、更、本、書、筆
元、亦、能、往、至、因、此、書、此、為、現

著後

元、和、而、書、亦、有、自、於、楚、南、蔡、故、半、更、本、書、筆

吳稚暉先生序

自古通人而兼學人，其整個人格，存之於人人之心，而不復屑屑較其學問事業之迹象者，三代以上之代表人物則周公，三代以下則諸葛武侯。於是周公型者，代有少數之若而人，武侯型者，亦代有少數之若而人。周公型與武侯型之分：周公型者，兼才與美，不驕不吝，嘉善於不能，涵蓋一切，而人自化者也；武侯型者，信賞必罰，食少事煩，爵二十親覽，非此不可者也，實皆時爲之，勢爲之，今所謂環境爲之，非有異同也。子民先生以周公型之人物，處武侯型之時勢，故未有彰彰之成就，然其整個人格，不復屑屑較其學問事業之迹象，而存之於人人之心，已爲近代少數若而人之一矣，故其學問事業之跡象，有待揚厲而鋪張者，方爲冊盈尺不能盡，正有人在撰述中；高平叔先生欲就人人存之於心者，詔青年以輪廓迹象之觀感，先集傳略數篇，以供一櫛一勺之嘗，固亦所急要也。見仁見智，多方面之領會，皆付諸讀者可矣。惟余讀此數篇既訖，可以附一言者，子民先生自嘗告人，彼「長於推理而拙於記憶，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人或信其有自知之明，其實正惟爲不驕吝之謙言耳。此即周公型之人物，處今日環境中，在政治上易爲人忽視者也。而先生又嘗言「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學術與政治，打成一片，此其所以可稱之爲通人兼學人。「能推理」，「通人也」，「性近於學術」，亦無多讓於學人；「拙於記憶」，即無異言不屑爲鮑釘章句之學人，學術所以救國，救國即爲政治，正自命爲學人中之通人，當仁固無多讓者。故吾於先生之歿也，挽之曰：「世界失完人」，不惟中國而已，曾無纖毫之溢美也。先生託政治於學術，將特以澈底救國。故於教育，主張急始大學，苟滿街皆走大學生，何政不舉，大學急始高尚學理，苟大學生皆有發明能力，而何應用之不備。先生此意，見端於與范靜生先生論普及教育，以爲大學生增多，即師資增多，康成之門，婢亦學詩，其適例也。惜今日以政治爲政治者，無非急功近利，祇圖一日之效，曾無百年之計，遂真以先生爲性近學術，不宜於政治矣。雖然，

朱驥先先生序

蔡子民先生爲一代大師，他的思想學問道德事業均足以垂範士林，楷模後世，所以早就爲羣流所景仰，不過除了蔡先生的門生故舊及一部份曾經得親聲款或瞻仰丰采的人們而外，現在仍然有很多的人，尤其是大多數的青年，未曾得到望見顏色的機會，因而對於蔡先生的一切終覺知之未詳，當然將來黨史與國史裏面一定要爲蔡先生立傳，以便垂諸久遠。在目前最好能將蔡先生的生平，就各人所知，儘可能有系統的以文字敘述出來，一方面可以爲將來作傳的資料，一方面可以使閱讀的人們對於蔡先生的偉大得有更深切的了解。傅孟真先生曾說編輯蔡先生傳記的資料是他的志願（見二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重慶中央日報所出蔡先生追悼紀念特刊）。國立中央研究院並曾決定由傅先生所主持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負責蒐集整理及印行蔡先生的著作及有關蔡先生生平的資料，因爲在抗戰期間不易廣事蒐集，率爾操觚，恐多遺漏，所以至今尚未印行。

聞蔡先生在南京時曾有華訂年譜稿，但從未出以示人；移居香港後，仍在進行續寫，究竟是否已經全部脫稿雖不得而知，但按時間計算，當已寫成十之八九，或者業已全部完成。當蔡先生逝世之後，同人等曾請蔡夫人將原稿檢出，以便付印。蔡夫人因傷痛之餘，不忍檢視遺物，所以遲遲未果；如果此稿未於客冬香港陷落時遺失，將來付印行世，實在是一部最值得珍貴的書籍。

以前蔣竹莊先生曾寫有一篇「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黃世暉先生曾寫有一篇「蔡子民先生傳略」，王雲五先生曾寫有一篇「蔡子民先生的貢獻」，蔡先生並曾自寫「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與「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二文。上舉各文雖有詳略之不同，但都是敘述蔡先生的事蹟。蔣文所述至民元而止，黃文所述至民七而止，王文祇就蔡先生四十八歲以前及五十九歲以後的事蹟，略舉其犖犖大者。蔡先生自寫的兩文雖是敘述到民十七，惟以有關教育的事情爲限，其他未曾詳敘，所以都未能概括蔡先生的一生。黃文的內容係得自蔡先生的口述，

從蔡先生的幼年時代，敘至大學校長時代，簡繁得當，亦有系統，將蔡先生的一生已經敘述了十分之七（一八六七—一九一八）。高君平叔繼續寫成一篇「蔡子民先生傳略（下）」，從民八敘至蔡先生逝世之日（一九一九—一九四〇），補足了黃文所未述及的十分之三，合之黃文，恰好完成一部自始至終的傳略。至民十而止，王文

現在高君擬將上述的六篇文字合印一冊，總名之爲「蔡子民先生傳略」。既曰傳略，當然不能是既詳且盡，所以依然爲將來留得不少補充的餘地；並且除了本書所敘述的以外，蔡先生的軼事，也有散見於其他的紀念文字中的，但就是這樣，已經足夠使讀者對於蔡先生的生平得到正確的整個的了解，並加深其景仰的程度了。人衆單薄，出之以圖刊印。蔡夫人因書讀之勤，不忍辭職，蔡先生亦未嘗不贊成。

雖不辭而職，即其間情義，當日流淚十八次。竟使朱家驊于重慶。三十二年九月十九日，聞人言其

蔡子民先生傳略

生平傳略，再將未刊以示人，其後復有續編，因查該書已完，遂知其否已全消。

蔡子民先生傳略

聞不具何事，其後復有續編，遂知其否已全消。

蔡子民先生傳略

聞不具何事，其後復有續編，遂知其否已全消。

蔡子民先生傳略

聞不具何事，其後復有續編，遂知其否已全消。

蔡子民先生傳略

聞不具何事，其後復有續編，遂知其否已全消。

蔡子民先生傳略

聞不具何事，其後復有續編，遂知其否已全消。

蔡子民先生傳略

聞不具何事，其後復有續編，遂知其否已全消。

蔡子民先生傳略

聞不具何事，其後復有續編，遂知其否已全消。

蔡子民先生傳略

聞不具何事，其後復有續編，遂知其否已全消。

蔡子民先生傳略

聞不具何事，其後復有續編，遂知其否已全消。

蔡子民先生傳略

聞不具何事，其後復有續編，遂知其否已全消。

蔡子民先生傳略

聞不具何事，其後復有續編，遂知其否已全消。

蔡子民先生傳略

聞不具何事，其後復有續編，遂知其否已全消。

編者敘言

許地山先生追悼蔡先生一文有過這樣一段話：「認識蔡先生底人們都知道他的學問淵博，人格健全，但總沒有機會看見一部蔡先生自訂的『文存』或『學術演著』之類。」我們誠然沒有看見過一部蔡先生自訂的『文存』；不過這類工作並不是沒有做過，我就是曾經做過這類工作的一個人。

二十四年夏季，一天，偶然和蔡先生談到廣益書局出版的那本蔡元培言行錄，以及啓智書局出版的那本蔡元培文選，都及不上北大新潮社那本蔡子民先生言行錄。我建議蔡先生自己選訂一部文存，當時，蔡先生便叫我替他收集，由他自己選訂。那年秋天，已經收輯了一大部份，經蔡先生選閱一過，並且和王雲五先生約定由商務出版，書名叫做蔡子民先生生平及其思想，作爲蔡先生七十壽辰的紀念。但因一方面還有一些零篇的論文未曾收齊；別方面又因蔡先生的傳記，除了黃幼軒先生寫到民國八年爲止，以後便沒有續寫，這一任務也只好由我來完成。於是，在二十五年初秋一個星期，每天，我陪了蔡先生上白利南路兆豐公園，傾聽他細說五四以後的經過。最初，我摘記了一個大綱，後來又寫好一個初稿，大綱經蔡先生改正過，初稿則因那年冬季蔡先生大病而塵封在愚園路蔡先生舊寓書夾中，想來已隨滬戰化爲灰燼。由於論文既未收齊，傳記初稿又未削正；又因爲我兩度退出戰區，即已選訂的文稿亦未能全數帶出，以致一再遷延，終於流產。生平遺憾，還有過於此者否！

雖則我無時不在企圖彌補這一罪愆，不幸，戰後數年，生活的動盪無常，材料的難以推尋，在在使我南望興嘆。現在，姑且編出這一本蔡子民先生傳略，給讀者做一個簡短的參考。這裏是六篇短文合起來的：第一篇是黃幼軒先生的「蔡子民先生傳略」，從誕生至民國八年，第二篇是我繼續黃先生那篇，從民國八年至逝世，第三篇是王雲五先生的「蔡子民先生的貢獻」，第四篇是蔣竹莊先生的「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第五、六兩篇是

蔡先生自撰的「我在教育界的經驗」，「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兩文。黃先生的刊在蔡子民先生言行錄卷首，王先生的是二十九年東方雜誌、東方書刊、教育雜誌所發表的，蔣先生的載於民國元年教育雜誌，蔡先生自己的爲讀者所習見；我寫的則是根據那年摘記的大綱，以及平時所知道的。連我自己也嫌它寫得太簡略，不足以表達蔡先生於萬一，雖說只不過那樣的簡略，雖說這本小冊子只不過纂輯而成的，但如果這本涓滴的貢獻能引起讀者加深對於蔡先生的認識與學習，那也就算是如願以償了。

將來，事實許可的話，我仍願完成那未完舊願。在這裏，謹對於吳稚暉、翁詠霓、朱昭先、蔣夢麟、王雲五諸先生敬致至深的謝意！稚暉先生是鼓勵我編印本書最早的一個人，在十中全會百忙的期間，細閱了一遍，指出蔡子民先生傳略（上）及我在教育界的經驗兩文中有出入之點，篇後均加附註，並漏夜趕寫了一篇長序。詠霓先生對於本書的熱忱尤使我感動，他除了指出我那篇上好幾處錯誤以外，在國民參政會那樣繁忙的場合，尚不忘和雲五先生商量本書的出版。昭先先生看得更仔細，他列了一張表，提出「應行改正及闕疑之處」二十六條之多，在序文中不啻爲我說明編印本書的用意。夢麟先生於回到昆明的前夜，匆匆替我翻閱一過，也補充了不少可貴的意見。對於雲五先生，說起來只有使我慚愧，八年來，他一直期待我關於蔡先生生平及其思想一書的脫稿，如若沒有他大力的贊助，本書的印刷，亦將不能在目前這樣困難環境下得到如此滿意的結果。這幾位蔡先生生前的好友，在這本書上，對於蔡先生充分地寄予了「上爲天下惜，下以哭其私」的無盡的哀思。

爲了我提到蔡先生「長於推理而忽於記憶」的一句話，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夢麟先生向我提出抗議：「蔡先生的記憶力是十分好的」。昭先先生認爲「當係引自黃世暉先生所作『尙推想而拙於記憶』，雖「拙」字有批評過刻之嫌，仍應引用原文。」稚暉先生以爲「實正爲不驕吝之謙言，而不可執其不驕吝之謙言以爲定評。」其實，我所引用的卻是根據我記的那篇大綱經蔡先生自己加上的兩句，但加有引號，想係引用黃文而筆誤，現仍改爲「尙推想而拙於記憶」，以資一致。

本書編纂，始於今年夏季，我還在西北的時候；盧廣錦兄給我的助力與鼓勵是我所不能忘記的；而編竣付印，則在十一月中旬，我來到重慶以後。末了，還希望讀者不吝指正！

平叔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於重慶

目次

蔡先生遺墨

吳稚暉先生序

朱駟先先生序

編者敘言

一 蔡子民先生傳略(上)

二 蔡子民先生傳略(下)

三 蔡子民先生的貢獻

四 民國教育總長蔡元培

五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

六 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

七 我師蔡子民先生之生平——書先生傳略後

蔡先生口述 黃世暉記.....一

蔡先生口述 高平叔記.....一五

王雲五.....二六

蔣維喬.....三一

蔡元培遺著.....三四

蔡元培遺著.....四一

黃炎培.....五四

蔡子民先生傳略

一、蔡子民先生傳略(上)

蔡先生口述
黃世暉記

其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蔡氏以明季自諸暨遷山陰，其初以藝山售薪爲業，至子民之高祖以下，始爲商。子民之祖名嘉謨，字佳木，爲某典經理，以公正著。其父名光普，字耀山，爲錢莊經理，以長厚稱，家中人至以「愛無差等」笑之。子民之母周氏，實而能。以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一八六七）一月十一日（即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子民，方子民喪父時，僅十一歲。有一兄，十三歲。又有一弟，九歲。其父素寬於處友，有貸必應，欠者不忍索，故歿後幾無積蓄。世交中有欲集款以贍其遺孤者，周氏不肯承認。質衣飾，克勤克儉，撫諸兒成立，每以「自立」「不倚賴」勉之。常自言「每有事與人談話，先預想彼將作何語，我宜以何語應之。既畢，又追省彼作何語，我曾作何語，有誤否？以是鮮債事。」故子民之寬厚，爲其父之遺傳性。其不苟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焉。

子民有叔父，名銘恩，字茗珊，以廩膳生鄉試中式。工制藝，門下頗盛。亦治詩古文辭。藏書亦不少。子民十餘歲，卽翻閱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說文通訓定聲諸書。皆得其叔父之指導焉。子民自十三歲以後，受業於同縣王子莊君。王君名懋修，亦以工制藝名。而好談明季掌故，尤服膺劉蕡山先生，自號其齋曰仰巖山房。故子民二十歲以前，最崇拜宋儒。母病，躬侍湯藥，曾割臂和藥以進。子民有疾，父曰：「山，曾因母病而割臂，家中傳說其母得延壽十二年，故子民仿爲之。其後三年，母病危，子民之疾遂愈。父以進以進，卒無效。」居母喪，必欲行寢苦枕塊之制，爲家人所阻，於夜深人靜後，忽挾枕赴牆側，與兄弟聞之，知不可阻，乃設床於停柩之堂，而兄弟共宿焉。母喪既除而未葬，其兄爲之訂婚，子民曰：「病未愈，要」

求取銷，自以爲大不孝。其拘迂之舉動，類此者甚多。

舊學時代。子民以十七歲補諸生，自此不治舉子業，專治小學，經學，爲駢體文。偶於書院中爲四書文，則輒以古書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書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調，常人幾不能讀，院長錢振常、王繼香諸君輒以是賞之。其於鄉會試所作亦然。蓋其好奇而淡於祿利如此。然己丑庚寅鄉會試聯捷，而壬辰得翰林庶吉士，甲午補編修，在子民亦自以爲出於意外云。

子民二十歲，讀書於同鄉徐氏，兼爲校所刻書。徐氏富藏書，因得博覽，學大進。

子民之治經，偏於故訓及大義。其治史，則偏於儒林文苑諸傳，藝文志，及其他關係文化風俗之記載，不能爲戰史、政治史、及地理官制之考據。蓋其尙推想而拙於記憶。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於舊學時代，已見其端矣。

子民二十四歲，被聘爲上虞縣志局總纂。因所定條例，爲分纂所反對，卽辭職。一生難進易退，大抵如此。

委身教育時代。自甲午以後，朝士競言西學，子民始涉獵譯本書。戊戌，與友人合設一東文學社，學讀和文書。是時，康、梁新用事，拜康門者踵相接。子民與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關係，而於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譚復生君。然是時梁譚皆在炙手可熱之時，恥相依附，不往納交。直至民國七年，爲對德宣戰問題，在外交後援會演說，始與梁卓如君相識。其孤僻如此。然八月間，康黨失敗，而子民卽於九月間請假出京，其鄉人因以康黨疑之，彼亦不與辨也。

子民是時持論，謂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故拋棄京職，而願委身于教育云。

是時紹興紳士徐君方經營一中學校，名曰紹興中西學堂。徐君自爲堂董而薦子民爲監督。校中有英、法兩外國語，然無關於思想。子民與教員馬用錫君、杜亞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馬君教授文辭，提倡民權女權。

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競爭存之進化論。均不免與舊思想衝突。教員中稍舊者，日與辨論，子民常右新派。舊者恨之，訴諸堂董。堂董以是年正人心之上諭送學堂，屬子民恭書而懸諸禮堂。子民憤而辭職。

子民爲中西學堂監督時，喪其妻王氏。未期，媒者紛集。子民提出條件，曰：（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取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媒者無一合格，且以後兩條爲可駭。後一年，始訪得江西黃爾軒先生之女，曰世振，字仲玉，天足，工書畫，且孝於親（曾因父病刲臂）。乃請江西葉祖鄰君媒介，始訂婚焉。是時，子民雖治新學，然崇拜孔子之舊習，守之甚篤。與黃女士行婚禮時，不循浙俗掛三星畫軸，而以一紅幃子綴「孔子」兩大字。又於午後開演說會，云以代鬧房。

其時子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義說進化論。又嘗爲三綱五倫辨護。曰：「綱者，目之對，三綱，爲治事言之也。國有君主，則君爲綱，臣爲目，家有戶主，則夫父爲綱，而婦子爲目。此爲統一事權起見，與彼此互相待遇之道無關也。互相待遇之道，則有五倫。故君仁，臣忠，非謂臣當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謂子當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義，婦順，非謂婦當順而夫可以不義也。晏子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孔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若如俗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不特不合於五倫，亦不合於三綱也。」其時子民之見解蓋如此。

庚子辛丑之間，子民與童亦韓君至臨安縣，爲紹興僑農設一小學校。又在浙江省城議改某書院爲師範學校，未成。

辛丑，膺澄衷學堂總理劉君之請，代理一月。

是年，南洋公學開特班，招生二十餘人，皆能爲古文辭者。擬授以經世之學，而拔其尤，保送經濟特科。以江西趙從蕃君爲管理，而子民爲教授。由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教授批改。每月課文一次，由教授評改。子民又教諸生以讀和文之法，使自譯和文書，亦爲之改定云。是時，子民於日記及課文評語中，多提倡民權之說。學生中最爲子民所賞識者，邵聞泰、洪允祥、王莪孫、胡仁源、殷祖同諸君，其次則謝沈（允量）、李

同（叔侗）、黃炎培、項驥、貝壽同諸君。

是年之冬，蔣觀雲君與烏目山僧發起女學校，子民與陳夢坡君林少泉君贊成之。羅迦陵女士任每月經費之一部。建設後，名曰愛國女學校。由蔣君管理。及蔣君赴日本，由子民管理之。

是時留寓上海之教育家集浩吾君、蔣觀雲君、鍾憲鬯君等，發起一會，名曰中國教育會，舉子民爲會長。

南洋公學自開辦以來，有一部分之教員及管理員，不爲學生所喜。吳稚暉君任公學教員時，爲組織衛學會，已起衝突。學生被開除者十餘人。吳君亦以是辭職赴日本，而不孚人望之教員，則留校如故。是年，有中院第五班生，以誤置墨水瓶於講桌上，爲教員所責。同學不平，要求總理去教員，總理不允，欲懲戒學生。於是激而爲全體退學之舉。特班生亦犧牲其保舉經濟特科之資格，而相率退學，論者謂爲子民平日提倡民權之影響。子民亦以是引咎而辭職。

南洋公學學生既退學，謀自立學校，乃由子民爲介紹於中國教育會，募款設校，沿女學校之名，曰愛國學社。以子民爲代表，請吳稚暉君、章太炎君等，爲教員。與蘇報訂約，每日由學社教員任論說一篇（子民及吳、章諸君，凡七人，迭任之，一週而遍。）而蘇報館則每月助學社銀一百圓以爲酬。於是蘇報館遂爲愛國學社之機關報矣。吳君又發起張園演說會，昌言革命。會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十餘人，亦來學社，章行嚴君其一也。於是請彼等教授兵式體操，子民亦剪髮，服操衣，與諸生同練步伐。無何，留日學生爲東三省俄兵不撤事，發起軍國民教育會，於是愛國學社亦組織義勇隊以應之。是時，愛國學社幾爲國內唯一之革命機關矣。

方愛國學社之初設也，經費極支絀。其後名譽大起，捐款者漸多，而其中高材生，別招小學生徒，授以英算，所收學費，亦足充社費之一部。於是學社勉可支持，而其款皆由中國教育會經理，社員有以是爲不便者，爲學社獨立之計畫，布其意見於學社之月刊。是時會中已改舉烏目山僧爲會長，而子民爲副會長與評議長。於是開評議會議之。子民主張聽學社獨立，謂鑒於梁卓如與汪穉卿爭時務報，卒之兩方面均無結果，而徒授反對

黨以口實。烏目山僧贊成之，揭一文於蘇報，賀愛國學社獨立，而社員亦布「敬謝中國教育會」一文以答之。此問題已解決矣。而章太炎君不以爲然，以前次評議會爲少數者之意見，則以函電招離滬之評議員來，重行提議，多數反對學社獨立。子民以是辭副會長及評議長，而會員即舉章君以代之。於是子民不與聞愛國學社事矣。

方子民盡力於愛國學社時，其兄鑑清，亦在上海，甚危之。與戚友商議，務使子民離上海。然子民對於學社，方興高采烈，計無所出。及其決計脫離學社，於是由沈乙齋君從容勸其遊學，子民言遊學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國不可，然費安從出。沈謂吾當爲君籌之。其後告以湯、張、劉、徐等，均每月貸款若干，可以成行。於是探行程于陳敬如君，則謂是時啓行，將以夏季抵紅海，熱不可耐，盍以秋季行。且盍不先赴青島習德語。於是有青島之行。

當子民任南洋公學教員時，曾於暑假中，遊歷日本。到東京，未久，適吳稚暉君以陸軍學生事，與駐日公使蔡鈞衝突，由日警強迫上船。是時，陸仲芬君等將伴送至長崎。相與議曰：「萬一所乘船直赴天津，則甚危，誰可偕去？」子民以在日本無甚要事，且津、京均舊遊地，則曰：「我偕去」。於是偕吳君歸國。或疑子民曾在日本留學者，誤也。

張園之演說會，本合革命與排滿爲一談。而是時鄒蔚丹君作革命軍一書，尤持「殺盡胡人」之見解。子民不甚贊同。曾於蘇報中揭釋仇滿一文，謂「滿人之血統，久已與漢族混合。其語言及文字，亦已爲漢語漢文所淘汰。所可爲滿人標識者惟其世襲爵位，及不營業而坐食之特權耳。苟滿人自覺，能放棄其特權，則漢人決無殺盡滿人之必要。」云云，（其文惟從前坊間所印之「黃帝魂」曾選之。）當時注意者甚夥。及辛亥革命，則成爲輿論矣。

子民到青島不及一月，而上海蘇報案起，不涉子民。案既定，子民之戚友以爲遊學之說，不過誘子民離上海耳。今上海已無事，無遊學之必要，遂取消每月貸款之議。而由子民之兄，以上海有要事之電促子民回。既